

## 时间都去哪儿了

严国庆

风平浪静的生活里，有些群体不一定为人所熟知。他们安于自己那方天地，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——比如，野外地质队员。

我是在浙皖赣交界的开化见到他们的。一处民房门前，写着“开化县土谷村地质文化村项目部”，边上可见策划平面图。上了山，满眼景观，似千层饼，或似花式面点。形态上，远观，山峦如大海般奔腾；近看，或如龙盘虎踞，或酷似礁石、浪涛汹涌……自然之奇引人想它们的“像什么”。地质队员则轻松自然地把岩石名称、年代说清楚了。他们在黄毛杆和杂草覆盖的山体上，发现18处地质遗迹点，布于山谷峰峦；结论：此处云岩石的地质演化史，六亿年！

我们听来“轻松自然”的结论，在地质队员脚下，迈过的是三年多的未知与艰险。

未知的另一面，是他们把时间给了希望与坚持。当海拔200多米的土谷定为地勘系统帮扶村之后，这儿出了名但仍很寂寞的百年、千年柿树渐渐红火起来——“地质文化村”呼之欲出的消息，仿佛挂满枝头。项目主管金丽谈起个中滋味，感慨于上级地质局主事者的“野外情结”：坐几小时车，一进村就往山上跑，看到震撼的地质地貌，会站在那儿寻思、赋名，她边听边记在本子上……开山化石，土开石化。当地景观有了审美之亮色，他们想的不是庆功，而是找些人过去，一起想象、玩味、创造。我便有了此行。旷旷山野，有我的青春。算来，与“地勘”告别已近三十年，而今再见这个群体，仍有许多话想说、很多事想问……

我记下一个数字：村子的前山海拔453米。这，是不是意味着帮扶的难度和高度？项目部都是年轻技术员。有位叫肖华的小伙一进村，就多了个“驻村干部”的身份，周一记“土谷地质志”录下他的青春万岁。一次野外作业失足，留给他永远的伤残之痛，从此怕爬楼梯，大山变得遥远，但他没有离开。后来接任的青年地质员，老家广西，新家安在开化县城，虽已为人夫为人父，平日等他人睡的那张床却在项目部吃住的民房里……我随同姓技术员在房子里转，看村嫂正给野外归来的他们洗菜做饭。几大碗“山珍”冒着热气，我们一起喝酒取暖。

第二天，我在广西小伙的微信里看到图片，说“土谷村夜色撩人，酒不醉人人自醉”。画面很安详，就如小伙的姓氏——宁。我记着这儿的夜色宁静，而要我说撩人的，是短短几日遇见的纯粹。

上好的“石”，不就好在纯粹？纯粹，也许就是地勘和地勘人的质地吧。从山野带回的资料里，我体味他们为土谷人编织的梦：地质风貌奇观，大片富硒土地，宋时人文地理资源，这方土地种植业愿景……他们不止于找矿，还为山村找光；灯下形成的规划里，“共富”闪动于笔端。“云岩谷”“红柿林”“冬桃园”都在路上，村子集体和居民收入新增的数目，特别让人欣喜——他们帮着扶着，还努力想让村民们追求富着。多么纯粹的梦！从时间上说，赞美老一辈地质学家李四光的《地质之光》已远，我却能感觉到今日延续的地质之光，依然亮得纯粹。

这里远繁华，近繁星。等有点繁华起来的味道了，他们就会去别的地方。那天听不善言辞的肖华说夜晩怎么过，他的意思是，人住下了，心也住下了。

他们的时间，都在这儿了！

写下这些之时，闻远方四位地质调查人员失联遇难之不幸，他们的时间从此凝固于云南哀牢山，哀哉！同行的人们以及后来者还会前行。驻扎土谷村的地质队员向着前山的背影，已是我记忆的相片。只希望，地质队员的艰辛能为外界知，得到应有的致敬。新年已近，我要向着艰险前行的人们寄上祝愿：每次归来，都是平安的开始！

## 七夕会

我喜食山芋。数月前，从菜市场买回几个山芋烹饪，剩余一个就搁置在厨房一角。不料，数星期后再回顾时，一个惊喜油然而生。原来，在它的顶端长出了小小的细枝嫩芽，虽然色彩暗紫，却彰显生机，预示着生命在躁动，将会蓬勃繁衍。于是，我把它装入水瓶中养护，静观其变。一天天，又爆蹿出几条新枝嫩芽，蓬勃生长，叶片儿由紫转绿，由小变大，新枝和嫩叶或互相缠绕，或争着阳光，十分可爱。而在块茎的另一头长出了白白的根须，十分精神。若是农家，则需要选择良种、育苗入土、施肥供水等措施方得丰收。这一切我无需深入学习探究，我仅是一个花草爱好者。

我观赏它的生长变化，隔天浇水补充，防止叶片萎软而死。假以时日，原来养护它的水瓶似乎有点寒酸，便物色一个藤编篮子，作为它的新居，美观多了。掐指一算，从它萌出芽苗以来，已有一个

## “满月照”

吴树棣

月了。为新生儿拍摄满月照是民间习俗，我也应该为它留个影才是啊！在咔嚓一声中，我着实感到高兴。随着枝茂叶盛，它仿佛窈窕淑女一般披着裙裾，在微风中，在阳光下，时而摇曳，时而静默，你会觉得它带着几分潇洒，也带着几分羞涩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貌不惊人丑八怪般的山芋如今能像毛头姑娘十八变那样，变得朝气蓬勃，华丽婀娜。我把它安置在阳台的花架上，其枝叶或下垂，或舒张，或扭曲，真是风情万种，楚楚动人。从它萌芽至今该有两个月了，能长成如此模样，又一次给了我惊喜，在赏心悦目之际又是咔嚓一声，拍下双满月照。照片既留下倩影，又装饰了客厅，更娱乐了自己，而小小的阳台因为它的来到便更加绿意盎然。不经意间得此意外的美景和题材别样的摄影作品，增添了我生活的情趣，乐哉乐哉。

## 摄影

了七个月，可谓成就斐然。然而刊后，竟在《六艺》杂志1945年第3期，被人大肆攻讦。批评文章唤作《荒岛英雄谱》，文前题解，作者即开宗明义，指出荒岛即副坛，早已荒凉满目，水源枯竭；而能在荒岛存活英雄当然是超人。这摆明了是在自嘲。正文中，作者发现了哪些错误呢？先是对四月号中“头的内里”感到疑惑：“头的内里怎么样表情法子倒实在想不出来”，但由于没读过原作，“只好暂时存案待查”。继而在第十七节中发现石挥将萧伯纳的“you never can tell”，译成“你永远不能说”。这句本是成语，大约是“你怎么能知道”的意思。作者就此怀疑“凡是译文下注有原文的地方总要留心一下”，于是从二月号第四节中，看到他“表现”与“传达”的译文颠倒。又说即便是手民之误，但同期第十节中有一段：“就像郝维鲍尔（Hugh Walpole）有一次提出来‘喜剧对于一个人是使他想到，悲剧对于一个人是使他感觉到’。”简直错成了大笑话。第一，说那句话的不是近代小说家 Hugh Walpole，而是十八世纪文学家 Horace Walpole，“正好像石灰与石挥是两件事一样”。原文其实非常出名，“在普通 Familiar Quotations 也能找得到：The world to those who think is a comedy; to those who feel is a tragedy.”大意是：“这个世界在理智强的人看来是喜剧；在感情强的人看来是悲剧”。作者解释说，之所以不用“思想”和“感觉”，是因为这两个字的对比不够强烈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意思与石挥所译正相反。

## 石挥的短板

祝淳翔

在接连指出石挥的诸多错讹的同时，作者也不忘议论，于叙议中尽显语言锋芒。例如：“一个演员不懂英文，只要他好好的演技，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地位。不懂英文而装懂，倒反而会令人齿冷。”又如：“石挥为什么要‘死乞白赖’的发表文章，翻译，大概由于自我表现的欲望太强。”结论是：“历史上草莽英雄出身而得天下的不是没有。当然他们都具有合适的条件：权术、手段、阴谋、才能、运气和机缘，会识人，会用人。可是做话剧皇帝比做‘真命天子’还要难，因为除了那些品质之外，话剧皇帝还应该要有高深的修养，宽广的胸怀，和高贵的品格。是的，高贵的品格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”这就与当下全社会呼吁演员应德艺双馨是差不多的意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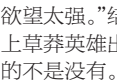
下个月的6月27日，《光化日报》有人披露称，那文章的作者笔名庞观清，原是“书香世家，故对戏剧理论很有造诣”，此文写成后，送至《杂志》社，编者吴江枫生怕多事，得罪石挥，遂“留中不发”，等到《演员手册》刊完，时过境迁，才归还此文。好在《文艺》销路不广，圈内人注意不多，否则又会徒增一场热闹的笔墨官司吧。

至于庞观清究竟是谁呢？原来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 Stephen Soong，宋淇。

“听蟹”是我们苏北老家一种有趣又有几分神秘的捕蟹方法。每年到了“西风起芦花飞”季节，螃蟹只只长得肥壮个大，蟹脚都硬扎扎的，“菊花黄蟹脚痒”，到了夜里，蟹会悄悄爬上岸来，躲在河畔岸边草丛里，滋滋滋滋吐着泡沫。我们趁这个时候，循着滋滋声，上前逮个正着。

我从小喜欢“听蟹”，在小伴里是有名气的。退休后，我还是忘不了，几乎每年都要回乡到侄儿家小住几天，过把听蟹瘾。近几年来，家乡治污越来越好，大河小沟河水清清，鱼虾蹦跳，芦苇荡里，螃蟹在塘里穿梭爬行，有时洗菜，还会钻进你的菜篮子里来。所以，每年一到西风起，我就回老家去。

侄儿从小在乡下，捕鱼捉蟹样样精。眼下大水缸里早放了半缸泥，白天到镇上打工，晚上就去听蟹，听来的蟹，养在这缸里。缸里蟹多了，除了送亲戚朋友，就上市场卖。这笔收入可真不少呢。晚饭后，侄儿让我背上鱼篓，就出发了。月亮刚刚爬上树梢，天上稀疏的星星闪闪烁烁，我们脚步走得很轻，身边只有微风吹过芦苇的沙声，以及河里偶尔鱼儿跃出水面的一丁点声响。拐了几个弯，我们走进了村北芦苇荡的小径，侄儿拉拉我衣角，咬咬牙：“这里是螃蟹最多的地方！”要我脚步再放轻点。话音刚落，他伸手挡住我，叫我不要动，这时随着一股风，飘过来一阵滋滋滋滋的声音。这是螃蟹吐泡的声音呀，我紧张得心怦怦乱跳。声音轻得如游丝，忽隐忽



## “听蟹”

徐林

现，方位也飘忽不定，我前倾着身子，正想听听真切，只见侄儿突然亮起手电，一个箭步，就在芦苇丛边上，扑住了螃蟹。这只蟹很大，在侄儿手里两只大螯舞动着，但还没来得及挣扎，就已经进了鱼篓子。我们兜了一圈，侄儿又抓到两只。我的心早已痒痒的，也想试试身手。到了一个路口，就提出两个人分头听吧。月亮升高了，还有一片厚厚的云，大地暗了下来，更适合听蟹了。我轻轻迈着步，走到芦苇荡的转角处，耳朵里飘进一阵滋滋声，我立即收住脚步，搜寻发出声音的地方。定神屏气，仔细听了一阵，哈，终于听清了，滋滋声从水沟处传来的。我蹑手蹑脚靠上去，亮起手电，一只大蟹正吐着泡沫。我扑上去，这家伙却使了个伎俩，我抓住它一条腿，它“英雄断臂”，丢下了脚就连滚带爬溜进荡沟里去了。到手的蟹逃掉了，我懊恼了一夜。

第二天夜晩，我俩又出发了。出门前，侄儿嘴里呼哨一声，一只小狗蹿了出来，说让我带着作伴。想不到这只全身乌黑的小狗竟帮了我的大忙。我因为年纪大，耳朵有点背，蟹吐泡沫的滋滋声，一不小心就会从耳畔溜掉。小东西十分机灵，走在我的前面，一听到声音就会停下脚步，等我前去。就这样，我一连抓到了好几只。后来我也不用细心听，跟着小黑走就是了，只要它停下，肯定就有蟹。我也吸取昨晚的教训，左手手电一亮，右手就迅捷扑去，十拿九稳，只只进了鱼篓子。回到家与侄儿一对，嘿，不比他少！

武康路435号原是汽车间，后改装为住屋，住的大都是底层老百姓。因前面被武康大楼挡住，房屋冬冷夏热，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，夏天像蒸笼，冬天像冰窟。我们家七口人：奶奶、爸妈、姐、哥、我、弟挤在这武康路435号2楼14室一间21平方米的小屋内。逢夏天，我们可以到屋外武康路上街沿乘风凉或搭个竹榻睡在那里，到下半夜气温下来后才回家睡；奶奶小脚上下不便，不愿意下去乘凉，就呆在屋里以蒲扇抗暑。

奶奶出生于1894年，一口湖北话。她生了7个孩子，活下来就父亲一个，所以父亲小名就叫福生。1936年，爷爷带着爸爸来到上海。两年后，爷爷患病去世，爸爸与奶奶就此相依为命。奶奶患有老慢支，一到冬天，咳嗽不止，有时甚至咳得喘不过气来。妈妈每天要给她冲汤子炖被子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让着奶奶先吃，奶奶总是悄悄地剩下好吃的，让我们这些小馋鬼吃。那时爸爸在上海泰山耐火材料厂工作，一周回来一次，家里主要靠妈妈照料着。每逢咳嗽喘不过气来，奶奶总要拉住妈妈的手说：“和英啊，我死了，一定要给我睡棺材呀！”有一次，我乡下大舅来看望奶奶，奶奶又对我舅舅说：“忠福呀，我死后要睡棺材，就葬在你们乡下。”大舅当场就答应了。

那些年，每逢冬天，我们姊弟四人都抱团取暖地挤睡在靠门口的一张床上，奶奶则睡在屋中间的一张床上。姐姐是老大，比我们懂事，每逢睡下后，过段时间总要叫叫咳嗽中又停顿不咳的奶奶，每次叫，奶奶总答应一下。记得有一年（姐姐说是1959年冬天最冷的一天），妈妈去上夜班，我们早早睡下。起先，姐姐叫了几次，奶奶都

应了一下，后来快半夜了，姐姐连叫几声奶奶，她没有回音。姐姐急了，赤脚跑到奶奶床边，摇着奶奶身子大声叫，奶奶没有动也没有回音。姐姐哭了，跑到门外去敲15号小皮匠居光豪叔家的门。居叔叔急忙披衣起来，查看后说，你奶奶不行了，赶快打电话叫你爸妈回来。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弟弟跟在姐姐后面也哭了起来。后来才知道，奶奶是一口气没有上来的。那时候，半夜三更哪有电话可以打呀。不知道居叔叔用什么办法，妈妈先回来了，她一边哭着，一边帮奶奶洗身子换衣服。爸爸是快天亮赶回来的。（那时没有通宵车），一进门就扑在奶奶身上哭了起来。

为了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，爸爸联系到乡下的舅舅，买了一口较好的棺材，通过水运，将奶奶的遗体运到江苏乡下。大舅、二舅、三舅用板车将奶奶的灵柩，从50多里的长江码头处拉到老家安葬。奶奶至今已经去世六十多年了，近二十多年来，条件好了，我们每年回去为奶奶祭扫，父母去世后，我们将他们也葬在乡下与奶奶不远地方，让他们在地下继续相伴。谨以此文献给我们姐弟童年时期的武康路老邻居，特别是感谢我们终生难忘的参与料理我奶奶后事的长辈们。

## 武康路的奶奶

胡昆伟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